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宋

徽宗皇帝

甲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言請鑄當十錢

時京又以河東運判洪中孚言遼夏以中國錢鑄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交錫錢即令許天啓推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三當五隨時立制屢感中汜難知永興軍始請鑄折十錢盜鑄者眾公私病之後改折二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益壞

命方士魏漢津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感其說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昂開封人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

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漢津謂禹用左手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

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乃取帝指三節三

寸為度定黃鐘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蜀人自

其制作因涼服之蔡京神其說託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人未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

國字賓老揚州人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

鼎制樂突古人

易一律乎一時

其說誤方胡錯

宋徽宗皇帝

多見其不知量也

司未有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鄆州

注見五月

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本河東將左

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

在西寧府西甯縣西源出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宋史羌置陣臨

宗水倚北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

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希卜薩羅桑宋史

省文作羅撒今增訂微同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討希卜薩羅桑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番貴以

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其留一宿去貴始悔之厚將大軍趨鄆州羌酋刺什鈞殺節今結今改以眾降

遂入鄆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起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

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孔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孔

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

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請開學廡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

注見草

漢黃門令史游解體微韻作章草後漢張芝變為今草

三體明說文漢許字說石印王安爾雅晉郭博雅

書撰方言漢揚雄撰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者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書學以不倣前人

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周髀

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

同辭解脫也服者表也見晉書天文志

王安石以學術大其學為羣民恨國實為多最罪人乃竟以之配享廟庭位躋十哲之右清聖獎發其此為甚且未幾而追封王爵並以狂躁險狠之王雱從祀而無其親明季之議以魏瑞

配享相去蓋無幾矣

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宋幾即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

今母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

字彥修宣州南陵人

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

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將輕輿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

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屬康國為屬及

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聖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

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重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

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

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美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

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

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

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類綱代發之法
本常平遺意而
地常運道要衝
紆民兼以濟運
立制頗為無契
蔡京貪鄙止國
庇其姻黨遂致
糴本皆竭上下
交病視恩惠之
新法同為民害

而王安石止于不恤人言錄宋京之徇私專利也

京下弟兄用心巧詐略同官等之不可與共非士獨明而京獨昧蓋京特創其說以為希龍之由而士即借其說以為指摘之計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其下而非京遂從而定其德也即其骨肉之問傾軋已如指路又安望其利人家國耶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鄆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

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運至樞密直學士蔡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益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

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略五路先是秦鳳招納司言階

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于見前路經略胡宗回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妄邦州地在

今四川松潘備疊州注見前潘州宋初吐蕃已別濟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潘州路後沈岷今漳臘營

即故下

配四年春正月蔡下罷下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

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下下求去遂出知河

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即古州蠻古州在今貴州黎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內附詔置

懷遠軍今為懷遠縣靖州府屬江蠻內附考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有黎峒傳與王

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有黎峒傳與王

江混而為一今依本紀書綱節錄王祖道傳作日而以黎峒事附注日從自蔡京以開邊疊上由是邊臣皆欲

乘時邀取富貴知桂州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誇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

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王之詔從其請以王口岩為懷遠軍尋改平州

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中古州置尋增設提舉溪峒官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

都督府詔從之賜軍額曰靜海黎母山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

間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鎮州政和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

崖萬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

字逢源，江人。

子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與蔡京論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

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

京銜之，遂出知慶州。

至是，京行結鑼。

始於熙寧中，以州茶市易軍儲運給，熙寧中，以州茶市易軍儲運給，熙寧中，以州茶市易軍儲運給。

亦始於熙寧中，以米鹽錢鈔在京榷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膠給錢物，秋成于漕。州北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格，謂之陳陳，後蔡京令防郭卿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即之。法盡括

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龍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

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

本釐牛城，渭中改名，在今西甯府西甯縣北。

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鄯州防禦使。蔡

京使王厚招夏卓魯克。

舊作卓羅，今改。

右廂監軍日本多。

多，今改。

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

厚愈急。厚遣弟詣保忠，為夏人所獲，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

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十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邊，而朝廷用京計，命西

邊能招致夏人者，母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罷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

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布卜薩羅桑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

爾本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眾復焚大通河橋。

為衛屬西甯府，河橋在今衛南。

以叛，惶都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高密人

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

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

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追過降授鄯州防禦使。

未幾，夏人復入寇，鄯州延將劉延

置議禮局。初，太祖命聶崇義、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

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禱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易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億字彥振福州人報之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年三月為尚書右僕射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并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

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三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

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堦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社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閼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品鼎西北曰魁鼎又

鑄帝座大號又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之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

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億還自遼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覺億還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

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

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舻相銜于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即禹鼎果傳于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室使人没水求之已為惡酒徽宗乃自行鑄進致立多名茲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鍊冶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傳會可笑試思安作

之器何所關係
而鄭重之乃
爾耶

林德阿附蔡京
奉使辱命受僱
歸而乃不治其

罪反與遷秩
進及使責言矣

又禮不能詰其
館空舍絕烟火

之怪慢而遽出
之以謝之始之

實制于權相繼
之罰壓于強鄰

徽宗但拱手以
聽其何以為國

耶

人主統業為懷
即當重聚系洽

股阜安猶當
時存持盈戒滿

之懷若泰心一
前則乘以此肆

鮮有不流為妄
安就毒者是以

中天極盛之時
堂廉尚不忘文

微而衰世之臣
乃昌為尊尊

乃昌為尊尊

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勅領應奉局及綱事勅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剔窮民隱不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放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藏屋梁端以出入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災之不便民預是復者中家破產或將賣子女以供其須劇山斲石程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哉諸道糧餉綱旁雖商船揭所貢奈其上需工稅師餉窮食橫流轉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

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五年春正月禁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遵字公燭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

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遵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

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屬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書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

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宗室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

朝信財有費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幸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觀帝度盈遂倡為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錢玉厄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

壽于禮無嫌帝曰尤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張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人言復與久當笑辨京曰事所

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堂亭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總所

務杭造作所其名雖出大率爭以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

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舉說逵亦欲自以

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遂賜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受民之意 試挺之退朝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龍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大之說以感其
君甚矣其佞也
況徽宗時感帶
困于遼兵餉困
于夏復經熙豐
剝奪之餘猶度
之所儲有幾且
壤地日感民怨
日滋又何事獲
之足云乎
人君顧畏天命
敬懼惟在平時
臨事修德已為
無及況事天以
實不以文區區
求言果足以感
休和而弭災沴
乎乃殿中諸見
則又有戒心變
消則復萌為志
直是以虛文為
教意之其矯誣
天聽其無當于
居高之望審矣

許夏人平。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曆。劉昌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遵肅。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實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

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字道夫開封人。往來鄭妃人。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

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字德初。衛正

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遂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越州人論遠專恣。反覆陵蔑。同列

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訂天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項城人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

上。損餼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于女真。子美于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用是貴顯。

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造婚木幾。懷素譟反。朝士多株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

樞府。妃時已貴。事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之不懌。蔡京為言。宥

府本兵。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義。故曰宥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稍怨

之。

以蔡攸。字居安。京長子。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室。必

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謬以徐中行

字德臣台人

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

在台州府黃巖縣南一名俱依山

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

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疑

字文鏡開封人為給事中。

疑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寧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

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

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閒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搖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權為第一。以

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時

字德仲湖州德清人

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

字昭甫廬陵人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

京欲陷逵。婦兄章緹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

沈時。御史蕭服往代。時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

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時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緹竟竄海島。

故直祕閣程頤卒。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

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者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

士。而劉絢

字質夫常山人

李籲

字端伯洛陽人

謝良佐

字定夫建陽人

張繹

字思叔南壽安人

蘇昞

字學明武功人

弟尹焞

字中立南劍將樂人

楊時

字中立南劍將樂人

成德

字允升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卒年七十五

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

常博

莊周家罔之說
本屬寓言若小
白所見乃委蛇
非象罔亦但云
捧首而立不言
有兩首察京無
稽妄引欺蔽罔
無可辭然竟以
此為京罪亦所
謂問無處決而
已至鄧居中冒
附威晚以進始
比蔡京而旋怨
之其向背亦惟
利是視不可以
一事立異而薄
其責也

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微而信從之雖與劉鈞有力焉仕終牧書郎
良佐學問該瞻瞻事有未及則頤有就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幹字爾頤喜曰是子可
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昨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醉初與兄頤俱以文行知
名所交皆天下士頤凡之京師頤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頤興扶講學醉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縣家
尹尊也兩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任為太常博士坐元符末上書和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與
錢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功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鈞通六經尤
邃于禮每欲徵集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時舉熙寧進士調官不赴
以師禮見頤于頤昌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頤卒復師事頤一日頤偶
與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薦于朝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樞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開京都水使者趙

震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
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即方軫手領南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
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
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
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曰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
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轍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南丹州地屬廣西慶遠府今與宜州注見及西南夷接

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首莫公佞阻文蘭州今慶遠東蘭州界府不令納土發兵
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

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號諸夷建
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

齊限地瘠竊戎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紐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龐恭孫趙趙程鄭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龐恭孫字德備籍之孫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珍州唐置後沒于蠻宋復建地在今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承州宋置今遵義府經陽縣是

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

既而恭孫奏渝州南

平夷內附置泰州恭孫在西南二十年所屬州縣多叛名簿實將由不毛地歸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

黃河清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戒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

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祭京特上表賀

露祥雲靈芝瑞穀雙頭蓮連理木牛生麒麟禽產鳳凰不可勝數輒拜表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祭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

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九鼎未已而八寶即因之且以璽數比創秦故其取法已甘居下流而受命鎮國諸名目尤夸挺無據後臣遂因此表賀君曰驕而臣曰諂雖欲不亡得乎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貫節度使內臣更節始此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

帶賜祭京貫尋復積石軍

有二一為唐置本靜邊鎮一為宋置本溪哥城俱在今蘭州府河州西易鎮奉寧貫以奉寧節度使鎮洮州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

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祭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深為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

懷素謀反多事具前

運祭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諡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即攸水州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略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

宋史蠻夷傳諸水蠻酋蒙姓

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邕一鎮三州益即三房也

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

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

王祖道張莊蠻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久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邕州屬廣州有歸樂七原二州俱屬右江道元樂或即歸樂之訛餘無考

納土計二

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起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憂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悞陰令康國阻其姦且

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

論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

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

字秀實鄞人

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骨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

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與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

說不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

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

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請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

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廉而有之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姦况不旋踵而去乃以狂妄貶

論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巨姦柄政厚小盈廷庸黨孤朋其庸惡固無所不至然如錢昂之舉家避京私諱則不復知有人間羞恥事矣後時程松附韓促冒而獻幸名松壽與此事異情同殆所謂無獨必有對也

勢無不可益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杭州薛昂杭州劉正知為尚書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摠

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答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珙于遠方學官孟珙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

不樂詔罷之達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

天信字祐之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

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

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

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輩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

亦已大幸遽傳之經體贊元是猶以毒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

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昇字仲遠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

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郡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

史毛注字聖可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又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

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珙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字伯民

之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宋徽宗皇帝

禮書成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昉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禮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樞密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關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蔡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琴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帝以琴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元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文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益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余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張商英始以力排元祐諸臣遠得進用是彗章惇而禍蔡京本非方正自持者

其後固稍自立
異漸為多所
不容而一特物
望亦進翕然
之眾論波靡
無足為定評也
及以意隱兩降
為商英拜相之
應尤絕固可笑
史冊流傳適見
其無識耳
商英初相太宰
蔡京繁事未嘗
不足以稍蘇民
困乃凡有所為
先于公座誦言
不通欲假以沽
取名舉吏猶其
意廣才疎猶未
窺其底蘊也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危。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卯辛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亦罷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雷革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

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常平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帝在潛邸天信言當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疑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字景山迪弟及之子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位鞠。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館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得信。深明詛

知此孫氏通鑑卷之八十一

宋徽宗皇帝

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脫上而商英罷職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誠知台州欲置雖以必死誠至執雖至使大陳獄具將臨以死雖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誠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雖曰然則何用計使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字益以神考為堯主上為尊堯堯何得為罪時相學奸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戒懲攝雖使退所以寤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其情慙歲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祕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

道蘆溝即今蘆溝河在順天府西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

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盡衆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倖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

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

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

兵刑工縣分六案如六曹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宋初內侍省官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等名易之修六尚局宋史